

“我与科大的故事”征文

进入科大西区北校门，在西侧平坦翠绿的草坪上，生长着一簇粗壮挺拔，枝繁叶茂的银杏树。每到春天来临，在它们换发新叶，显现出新生命的季节，我都会抽时间专程到那里看看，因为它是父亲亲手种下的。虽然父亲种树时并非我亲眼所见，但父亲曾告诉过我，那几棵银杏树是他亲自培植的。如今，父亲已离我们而去了，只有那几棵银杏会永远地陪伴着我们，仿佛那就像父亲的灵魂一样，他将会永远地矗立在那里，每天陪伴着他心爱的校园，看着熟悉的师生们从此经过，走向每一间教室和实验室，默默地为他们的科学与奉献精神点赞。

今年是科大60周年华诞，也是父亲在科大学习、工作60周年纪念。父亲的一生是伴随着科大风雨征程的一生，他1958年考入科大力学与力学工程系（近代力学系），是科大建校时的第一届学生。在当年学习抗大校风，艰苦朴素、理实交融的教育理念指导下，开始了在科大的学习。他们的系主任是钱学森，讲授《星际航行概论》课，数学老师是吴文俊，物理老

## 父亲种下的那棵银杏树

✿ 蔡加成

师是严济慈、钱临照，边界层理论课老师是郭永怀。师从于一大批名师、大家，使他感受了许多老科学家赤胆忠心爱国情怀的熏陶，也领悟了他们对科学孜孜不倦地追求的教诲。毕业后父亲留校工作，一直到他2017年去世，从未离开过他心爱的科大。

他的大半生都寸步不离地守候着科大的成长、发展和辉煌。他见证了学校建校初期的全院办校、所系结合、科学大家们亲临授课的风采，也经历了文革期间学校凋零、教学、科研瘫痪停滞的混乱，更经历了南迁合肥，学校处于极度困难的痛苦挣扎。

70年代，学校百业待兴，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和教职工生活条件，一切都急需重建改善，他恪尽职守，尽自己的所能解决师生面临的各种困难。进入80年代，学校的教学、科研和生活秩序得以逐步恢复，但许许多多的不利条件，是摆在每位科大人面

前的现实。在困难面前屈服，从来就不是科大人所具有的品格。脚踏实地做好工作，科大一定会再现辉煌，这是当时每位科大人心中坚定的信念，也是父亲执着的精神所在。

父亲是1983年起开始负责学校后勤管理工作的，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，学校的教学实验设施、教职工的住房问题、食堂问题、学生宿舍问题、安全保卫问题等等问题都是学校最头疼的事。匮乏的物质条件和落后的管理效率，直接影响着学校教学科研的正常开展和师生们的生活质量。管理水平滞后，缺乏科学的管理手段是主要原因之一。

1986年，正值学校扩大西区建设。从立项规划，施工建设，到每一栋教学科研楼的竣工验收，他是最直接的参与者和负责人。看着力学楼、电子楼、生物楼、教三楼以及图书馆、学生宿舍、食堂等建筑的拔地而起、相继投入使用，成为父亲在科大

几十年来最感欣慰的事。在一定程度上讲，这也是他最感荣耀的作品与成果。

经过30多年来的发展，西区已成为科大工科院系的主要教学科研学区。西区校园的各类建筑和学生生活设施一应俱全，楼宇间林荫小道及开阔的绿荫草坪，还有那翠绿静怡的也西湖，成为科大师生闲庭信步的休闲胜景。行走于科大西区校园，各类建筑错落有致，楼宇装饰高雅庄重，环境幽静，视野开阔，各类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布局，无不显示出这所学校所具有的神圣与高大，不失为当代高校优美校园建设的典范，这也体现了科大这所世界著名学府在校园建筑方面的前瞻与远见。

如今，科大已经历了60年的风雨征程。科大的今天，正像父亲种下的银杏树，现在已扎下了坚实的根基，具备了强壮健硕的躯干，只待展现它那雄壮的姿态，成为令人刮目赞叹的参天大树。我想这也正是父亲当年的初心所在。

（作者系我校人文学院退休教工，其父蔡有智先生曾任我校副校长）

纵凌云处  
亦虚心

✿ 宋智勇

2018年初，我在参加安徽省政府质量奖评审员培训时，有幸遇到了我的老师——中国科大管理学院的黄攸立教授。真没想到，花甲之年的他也和我们一起坐在培训班的课堂上认真听讲，虚心向北京来的专家请教质量评审中的细节和问题。桃李满天下的黄老师不仅虚心求教，而且还和我们一起参加了选拔考试，实在让我们感动和惭愧。

黄教授早年就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享誉业界。2005年—2008年，他还曾赴黄山市挂任副市长从事科技帮扶工作。按照黄教授多年从事教学和管理实践的资历，他应该是可以直接受聘为安徽省政府质量奖评审专家的，可是他却谦虚地表示：省政府质量奖是我省质量管理的最高荣誉，能获评的企业都必须是行业内的标杆。我们在评审过程中必须严谨细致，要想做到对每个环节的评审都符合质量标准，就必须潜心研究，认真学习，才能做到对政府负责，对人民负责，对企业负责啊！

回想起当年，黄教授给我们研究生班讲授《管理学》时，并不总是讲述传统的管理理论，而是以最新的案例组织大家开展现场研讨，旁征博引，引经据典。研讨中，他始终没有一点名校教授的架子，遇到来自基层工作的同学讲述实际发生的管理问题时，他总乐于和大家一起深入探讨，课堂内充满学术研究氛围。他说：管理既是科学，但也是艺术！科学和艺术其实是互通相融的，大家要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来研究管理问题，同时也要以人为本，以人性化的管理来融合员工的思想。

为了让我们这些已经参加工作离开校园多年的同学进一步加强学习，他鼓励大家：既然能克服工学矛盾，回到校园参加学习，就要志存高远！只要你们静下心来认真学习，勤奋刻苦，都可以去考我们中国科技大学的学位。我们中科大学位的含金量很高的。大家只要努力学习，可以冲一冲！

正是在黄老师栽培和指导下，我和潘礼武等同学结伴而行，科大的东区、西区、南区，都留下我们奔波求学的身影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们最终都取得了科大的学位，我还有幸荣获“优秀学生”称号，和母校科大结下更深厚的缘分和情谊。

毕业后每次路过中科大，我都深情地注视母校的大门，每次受到挫折和失败，我都会去科大东区校园里、也西湖畔的水杉林边走一走，到当年黄攸立、赵定涛、张圣亮等老师们给我们授课的阶梯大教室里坐一坐，感受母校那仿佛世外桃源一样宁静和美丽。尘世间的纷纷扰扰，在这里都被彻底净化了……回想起他们谦虚谨慎、严谨致学的精神和鼓励的话语，内心又升腾起了一股坚定的力量和信心。

未出土时先有节，纵凌云处亦虚心！向我们敬爱的老师们致敬！

（作者系我校工商管理2000级校友）

## 再别母校

贺中国科大成立60周年

✿ 徐建中 院士

轻轻地，我来了，  
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 
和对科学的渴望，  
我四面寻觅，探寻着前进的方向，  
我八方搜索，感受着入迷的痴狂。  
悄悄地，我走了，  
带着一个学子的赤诚，  
攀登着云彩下的座座高峰。

轻轻地，我来了，  
带着对科学的研究的挚爱  
和创新苦甜的品味，  
看着年长者睿智的面庞，  
看着后来者急切的渴望。  
悄悄地，我走了，挥一挥衣袖，  
我转身告别的天边的云彩。

——和徐志摩先生《再别康桥》

一鉴亭  
副刊第五十九期  
校园秋色 摄影 青藤



## 情系科大

✿ 65级 李明瑞

车（第一次见火车）。火车上人不少，我扛住包袱找座位，突然有人叫，“包袱散了”。我回头一看，可不得了，因为没有系紧，我扛着的包袱散开了。包袱里的衣物及书等等乱七八糟地散落在火车的过道里，包括龚升、常庚哲和史济怀等写的数学小册子。这一下子，让我手忙脚乱，不知所措。忽然，一位老大娘喊道，“是个学生，大家快帮忙。”边说边蹲下帮我捡东西，同时又有几个乘客帮忙。最后总算把散落在过道里的东西又重新放到包袱里。

### 科大第一印象

火车到了北京永定门站，北京总算到了。看到中国科大欢迎新生的横幅，我就走了过去。这时看见一位科大女学生，齐耳短发、短衣、短裤，走起路来，精神抖擞。“原来科大学生是这个样子”，我心想，感觉自己差得太远。后来听说，这是5系的一位女学生，有名的假小子。

记得入学不久，校政治部

主任王瑜给我们作报告，说我们大多数同学是从小地方来的，没有见过高楼，看见楼房，都不敢靠近，怕楼房倒了。我们班30个同学，有来自北京上海的，但多数来自小地方。可这些土气的同学都有一种坚毅、顽强、向上的精神。“穷北大，富清华，不要命的进科大。”我看确实有一点。

### 教师进修班

科大下迁到安徽以后，许多老师都调回了北京。1972年科大原党委书记刘达恢复工作。面对科大师资力量短缺的状况，他决定把留校的50名学生回炉，组成了教师进修一班。为了扩大师资队伍，又从全国各地调回来一批学生回校进修，叫进修二班。

1973年，根据校党委指示，我们留校的50名学生都参加了教师进修班，指导员是孟广斌。进修班里还有安大、合肥工学院以及南京工学院的一些学生。学校安排了全校最好的老师为我们上课。课程包括数理化无线电等等，史济怀、钱临照、引宏军、外教的刘竞等等众多老师给我们授课来弥补我们文革中多年的损失。

教师进修班为科大造就了重建科大的师资力量。进修班

结业以后的学生都回到了科大各系教学科研第一线，成为了科大教学科研的骨干和中坚力量。

### 发扬科大精神

其实，科大情怀不仅只是在科大校园中生成，而且这种情怀也随着科大学子在世界各地的工作学习中不断加深。我在海外与科大学子一起学习工作创业中，感觉就像还是在科大一样。2003年，我有幸参加科大海外校友代表团回校访问。大家聚在一起畅谈个人感想时，就像是在科大参加一个同学聚会。访问团的学子来自全美各个院校和大公司。每人都带了个课题。我在美国一个比较有名的共同基金分析公司（晨星）工作。我的课题就是，介绍美国共同基金的发展史和现状。当时国内还没有或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。我们还在学校和合肥高技术大会上作了报告。离开学校近20年以后，又回到母校。心情自然十分激动。现在，科大学子几乎遍布全球各个国家。这些怀有科大情怀的科大学子们也把科大精神带到了全球各个地方。科大学生的成功依靠的是刻苦努力，勇攀高峰的科大精神。愿科大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。